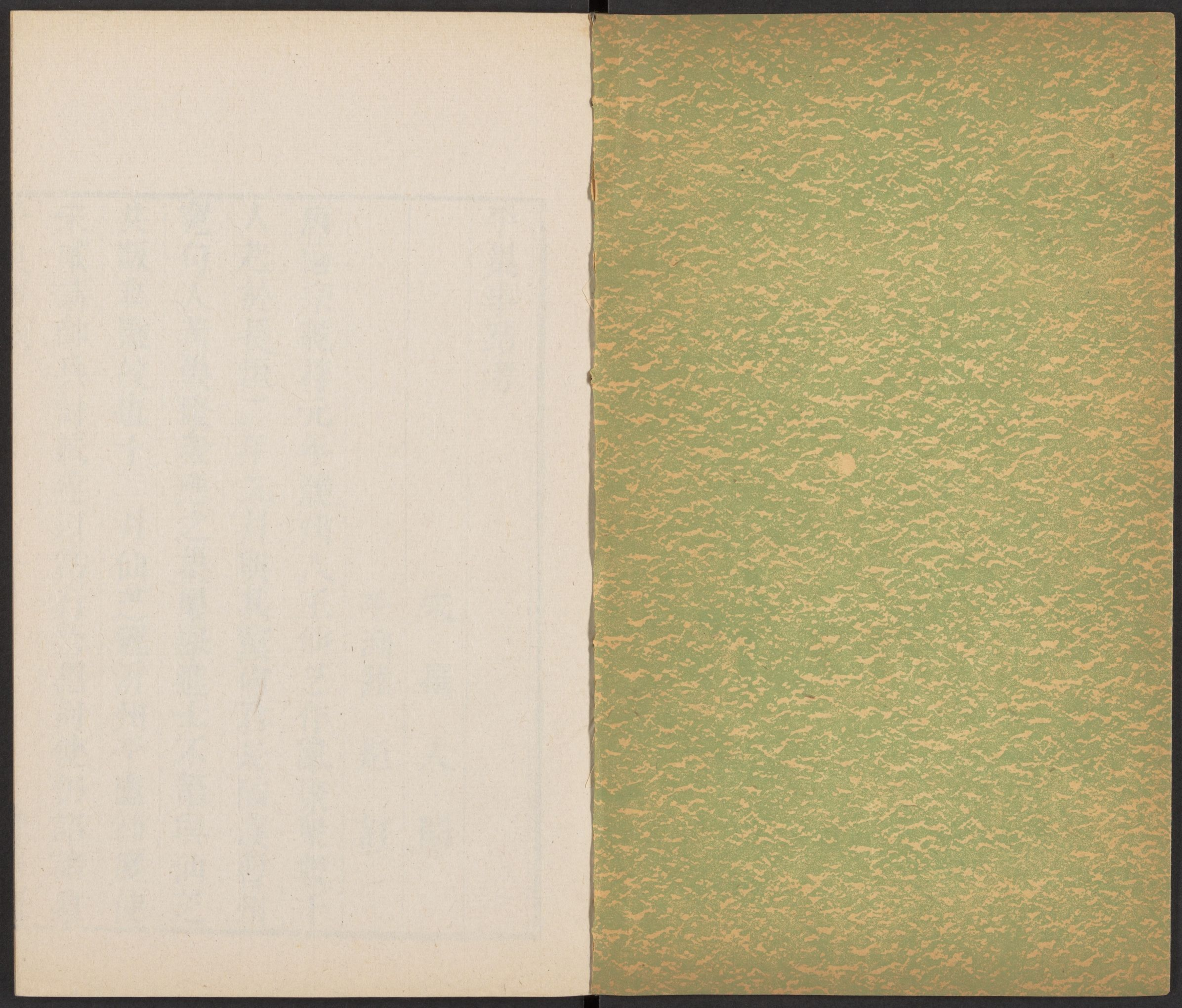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CHL 9100/4214



平巢事蹟考

宋撰人闕

平湖陸烜訂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尙君長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爲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

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亾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

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

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
芝遣尙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
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
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
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賊
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
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
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

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
仙芝傲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
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
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
加誣毀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
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
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
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迺罷

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尙讓帥餘衆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爲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饒勇事昌爲兵

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鄙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澶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

勇畧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畱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

兵三萬壁桂永扈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徙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尙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畱劉漢宏江陵自帥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趨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并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

中全最逆戰陽敗進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
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
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
罪不若畱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渡江追
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
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
同平章事初攜書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
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

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三月
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迺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
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仗田令
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
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爲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
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
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
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

且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振聳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戍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卽令出軍有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已權從容謂駢曰明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

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尙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

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
城無五十里先是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
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
稱風痺不復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
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
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詔
諸道發兵屯浹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
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

浹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
稱畱後於是浹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
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兗
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
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鉞不能
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旣不能入
關必還掠浙倫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
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

平身事蹟 八
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
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
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琢和
之上不憚且令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
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
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
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
範將之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

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
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
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徃徃不能
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
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
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
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

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
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
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
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左築坑
入夾攻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脫走
巢入華州畱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
賊詔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
恐天子責已乃歸罪盧攜貶爲賓客分司攜仰藥

死薦王徽裴徹同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
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趨長
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
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
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
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
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
使鄭畋謂于道次請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

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
大勲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
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
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
尙讓爲太尉以其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豆盧瑑
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
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
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

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夏綏節度使諸
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討賊皆曰賊
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
從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
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
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
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
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諸將佐諭以

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
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
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
詔召畋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
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
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亾無日矣悉驅巢
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
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畋

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
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趣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朱溫陷鄧州
詔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難
有功者并聽以墨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爲副都統巢遣尙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
司馬唐弼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
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

首三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誠監軍陳景思曰吾見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胤率達靼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

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四月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陀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

先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
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
妾賊露宿霸上調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
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
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
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曰城邑
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
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爲阻

竟不發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
以夜宴急召楊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於內侍
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不可圖全卽詣之酒酣
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
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
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
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
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

龐參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畱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

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畱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以時溥爲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歎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

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
王重榮爲司馬諸葛興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
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
爲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畋爲
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谷之李克用寇蔚州四
月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
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化保大定難屯
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

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
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殉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
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
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於河舉同
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
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
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

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畱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爾

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尙強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忠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

別從讜從讜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感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已乃構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侵京師策勲居

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宰相請加賞以爲十軍十一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尙讓救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召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復敗尙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

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
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
焚宮室遁去多遺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
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瑋楊復光
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
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逼京師李克用
自遣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遣前鋒
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尙有堅陣來
抗官軍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草楊守忠等齊
驅直入合勢夾攻自卯至申羣寇大潰自望春宮
蹙賊至昇陽殿合圍其賊卽時奔遁散入商山自
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其
居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
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
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

萬人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兵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

食陳祿普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畋爲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爲太子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溥爲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宓時

溥朱全忠等以黃巢兵尙強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尙讓拔之巢懼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蒲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尙讓

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四年六月尙讓敗黃巢於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來降林亦伏誅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

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改元先啟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此為元人鈔本按吳越備史錢武肅王嘗以二十騎推巢兵百萬其餘殺賊制勝戰功甚多而此後不齒及何也梅丘陸桓後

平巢事蹟考終

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爲之碑柳柳州爲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儷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尙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嬰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尙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尙書公門下士尙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爲紀

次之其文質實典雅筆勢遠軋韓柳蓋與夫靡曼
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
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
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
於尙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劄
劄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
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實尙書公爲之權輿
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旣望得軒漫叟書

采石瓜洲斃亮記

宋潼川蹇 駒撰

平湖 陸 烜訂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
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
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
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
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溫湯示渡江漢

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
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我
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
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
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
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
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

銳從壽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
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
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白宰相謂權奔走退
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而權猶詭朝廷
退師蓋欲致虜深入自當其衝使李顯忠出其
左邵宏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

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江淮允文爲叅贊洪邁
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
熟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
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
爲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

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敢惜但
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躡錡至
皂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
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
此相公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
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敵
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

得已否乎錡又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愛作他官職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己巳亮兵次采石

壬申錡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燾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

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文採聽其言皆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

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
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
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
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卽走岸口望
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
黃綉旗各二中張黃蓋亮躬擐甲據胡床手執
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豕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

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
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
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
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
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
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
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
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

以報國乎衆皆曰顧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
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
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
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來喚池州
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辭曰如用顯
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領軍事權
旣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諸公戮
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誥如

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卽書填賞不
踰時衆皆曰如此却有分付當效命諸統制趨
出遞相告語須臾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厮殺稍
聞諸將如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等復來卽
指畫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
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
港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北岸麾衆渡江呼聲動
地有頃七舟泊南岸虜遵陸與官軍步戰我師

少却允文時跨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
撫其背曰汝素以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懾耶
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挾兩刃入陣盪擊我軍
鏖戰虜不能支又疾麾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
虜衆卽投戈降先是虜意直恃衆欲逕跨江而
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滿載迫窄雖有器械無
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甚壯士卒用命
遇敵船則衝撞劈斫所向全舟沉沒水爲之不

流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淮西潰散官軍有從
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
鼓自山後轉出虜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
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
歸師勿遏况虜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
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
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
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

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
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
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愕詒徃徃間起問
吏舍人甚官職對此虞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
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閣門宣贊爾豈有文臣
騎馬徃來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
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
因諭曰虜今雖敗然逆黨尙衆明日必復來乃

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虜箭力之所不及卽以
礮石縋船爲陣又遣統制盛新以兵遏楊林河
口先是虜得和州卽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
大江允文又意虜必以奇兵出此間我之不意
故先遣新專兵遏之

丁丑北岸虜衆壁立我師以神臂勉敵弓射之賊
衆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逆
亮忽麾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逆亮命僞叅政

李通跪臺上口占辭爲僞詔遣張千校尉駕小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約允文以其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絕其覬望偶顯忠至卽與顯忠議以書報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臬張至此今朝廷已將權重寘典刑今統兵官李世輔曩嘗捉二子今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

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誑遣所獲女真奴婢二人賫往繼遣探騎五十過江知虜果退走揚州與瓜州兵合矣允文謂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提大兵往瓜洲京口無戰備我欲行患兵少今采石虜旣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又長江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舍人之命允文卽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金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義問知府尙書張燾聞允文至步行來問勞甚勲曰燾所謂賴公之庇昨完顏亮要初十來此會飢不知置燾何地諸公議遣官往京口燾曰虞候采石之勝虜已破膽是行無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云主人得鼈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

百沸橫竹稍其上與鱉誓曰能渡此活汝鱉知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鱉曰汝能此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行得無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追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順避位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激思奮况臣孤跡實叨希世非常之遇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

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惋此身如葉
恨不捐糜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虜
軍俘斬旣衆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皆宗社
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
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
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一騎虜之氣索矣臣
至采石探知道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
二港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

軍卽與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
援京口督府又畱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
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
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若相異自虜得兩
淮其力漸分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
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
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歸遁

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采江渡網沙夾馬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謂爲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下流無河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爲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才五之

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逡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

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尙能大破賊軍擊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皆莫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顯忠到軍臣與之欸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徃日見士大夫憂其反覆於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

大信口無虜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聞干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萬乘之君而可履險臣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鎮江謂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國書舍人我輩愧爾當死矣先遣一介報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允文與楊存忠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當日嚴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一不堪駕用誤事宜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虜氣已索欲間我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

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漑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躡船繞金山上下洄沂如飛北岸諸酋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爲備張設如此時亮已次揚州急遣人報亮亮跨馬卽至列坐諸酋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視此爲甚狹而我軍尙且不利不如徐

爲謀以間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數矣我不卽誅汝今沮吾軍事詎可恕酋哀懇久之亮曰赦汝汝率諸酋旦日各將戰船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令先斬汝諸酋退曰南軍有備豈宜輕舉輕卽送死今亮以險狠拒諫吾等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強也遂定謀殺亮

乙未夜作南軍劫寨直至亮寢帳前後皆亮親兵

誰何諸酋云汝安往諸酋諭之曰我欲帳中幹事親兵縱諸酋入引弓射帳中亮被箭躩起猶挽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自家人卽卑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等必殺我速得死爲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日作無道理事宜汝等之殺我也諸酋連以數箭斃亮兼殺侍寢妃花不如等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畱馬韓欽哥季康政四人者皆爲虜謀

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貧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諸酋遂麾軍退屯三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亮死報我師繼遣探騎偵虜虛實知虜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亮殺聞朝廷北虜亦懼亮之死欲按甲保境移文關報事聞朝廷遂議發允文見行在所稟事宜是時虜雖移屯兵尙駐東淮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

社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是行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嘉賞再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臯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上更各轉三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旨推恩允文奏曰昨采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識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致虜酋沮索弒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

職以賞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
輩宜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已轉三
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宜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
文字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延蔓在淮東西而
鎮江方對賊壘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
徐發鎮江等處兵馬掩襲之舉可無噍類上深
以爲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措畫而諸軍先已過
江矣上至建康朝議欲用張浚爲淮西宣撫使

楊存中暨允文爲副浚懇辭朝廷又欲除楊正
使而以允文副之全安節劉琪舍人等繳駁以
爲用存中不當事寢而允文遂有宣陝之除舍
人虞侯平日雍容退然儒者臨國家大安危乃
奮然以忠義殉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駒以門
下士獲侍燕閒并從幕府諸公間獲聞此事甚
詳退錄之以報里中親友云

附錄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坯土之
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
神京猶污於腥膻街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
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屬戎虜之無厭曾
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蒼
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
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

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駢
吾善良妖氛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
朕威不足以震壘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
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涯方將躬縞素以啟
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
敵之規詔旨未頒權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
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
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

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
邇明知朕意

進發手詔

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視師
久矣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
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究毋虐善
良毋事征求毋攬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
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勲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人久爲金虜暴虐役
使科歛或進爲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
姓爲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
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
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
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

不減口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畱唯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金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志最考史筆庸下若此乃鐵

中爭者金史海陵紀甲午會舟師於沂州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天亶等反帝遇弒以此書補之不啻左氏傳春秋也是書向無刊本傳抄謬悞甚多偶於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尹家鋪行本影摹而得者辭勘精良爰即以付剞氏又余嘗見虞允文手書釣堂帖吳淞菴跋謂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

烈赫然疑其平日為人者啞叱咤千人皆廢
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
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快讀此書屏
能為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日梅谷陸垣
識

采石瓜洲斃亮記終

